

一個天才的通信

沈從文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30



一個天才的通信

沈從文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

原價 國幣三角五分

特價 國幣一角

翻譯著 沈從文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精鐵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 者 序

從今天起，這書上的“天才”死去了。

這一本書上面的文字，原是一場胡塗，沒有秩序段落也沒有結構故事，譬如畫，既不是線也不是色，却只是一些點，一些點兒當然不會成為佳作，也不消說了。然而死者似乎這樣想過：在認識這死的“天才”的人讀來，是可以從一種胡言謔語中找出一些東西的。因為這上面沒有別的好處，却不缺少一個害熱病的死前一月來近于瘋狂的人心的陳

列。世界上總還有好奇而又胆大的人，看一本書并不就想在這一本書上得一批有用知識與趣味滋補，這樣人，可以配說是作者本書的獻納人。

死者是終于照到他自己預定那辦法，用碎鏡的鋒刃把腕脈一斷，流了一床的血死去了，這消息并在此作一報告。

六月末日

一個天才的通信

原书空白页

先生，我答應你的事我必定做到。我想起我自己說過這話，所以此時坐到桌邊了。我應當這樣坐三點鐘或者再久一點，這事情必定可以辦完。我心裏是很不自在，而且坐到這裏也顯出非常狼狽。這是早上，時間應當是八點，或者七點多，如今天氣不同，當真太容易天亮了。我看到日頭白白的照

到對窗的紅牆上，看到蚊蟲飛，聽到麻雀叫，雞叫，東的喇叭叫。這時東在街上跑，大概是送學生上學了。我又想起綁票的事，據說這時也有綁票匪坐車到處跑的。今天天氣必定是很熱，我坐到這裡雖然有風，到下午一定是大家全得出汗的。我說“大家”你們或者還不明白吧，我是說我同我媽，妹，哥哥，四個人的事。四個人都得流汗，昨天就是這樣過了。到六月可不知還應當如何吃虧。這有什麼辦法呢，天氣熱，房子小，雖然承你們好意告給我社裏可以讓我作一個通信員，隨便寫什麼，只要不批評政府，都得爲我設法把兩塊錢一千字算數。而且不把空處除掉，不把標點除掉，一總算錢。我無時無刻不覺得你們對我的好意，家中人談到這個事時是同樣並不慳吝過從心上發出的感謝的。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作與你們一個月登載我三萬字，許可我從支單上掙六十塊錢，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搬一個家或者把生活整理一下呢。我們是四個人

呀。并且是四個都有病的人。這個人咳完了那一個
人又咳。夜裏是彷彿警備什麼總有一個人失眠的。
今天那作哥哥的買菜不成，因為眼睛發腫，睡倒
了。做母親的倒在床上看書。但我不必回頭也知道
這個上年紀了的好人是在打算別的事情的。我從
十天前起每早上晚上總得流一次鼻血。這血你是
知道的，我在許多事上都提及，是長病，太衰弱了
時，太窮了時，有這些糾纏到身上心上，血就很有理
由的流了。如今自己不是無理由流血的。我的媽，
見到這個事情了。要瞞也瞞不去。她因為這樣也就
很有理由來憂愁了。我儘這上年紀的人憂愁，也
不說話，也不找話去安慰那可憐的心。我知道我的
行爲是無用處的。她看透了人事，一個有過五十
多歲的人，三十年來把人生的災難疊接到手上過，
她並不是可以用好話哄哄的小孩子了！就是小孩
子，我那個妹，我告她，二哥的病并不要緊，過一
陳什麼書店想起了二哥，爲寄一點錢來，二哥的病

馬上就好了。她也不會相信！我看到許多回數這小孩子就無理由的哭。她只借故說心中不爽快。小孩子，哭是應當的。不過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沒有委屈，憑空哭，常常用流眼淚過日子，是爲什麼事？她看到上年紀的咳嗽，看到一面還把棉花塞到鼻孔裏一面就在寫文章的哥哥，走到另一個房間去，又見到一個輪到床上的大哥，她不哭哭怎麼能把日子混過。若是我能夠哭我也將成天學這個人了。我沒有眼淚，也沒有哭的需要。我是在這裏硬起脊梁生活的一個人，一切要我，許多事非我對付不行，要想哭，也像把這空暇失去了。我并不覺得我這一家情形可憐可哀，有時倒只感到好笑。天氣這樣熱了，不客氣的逼着我們一家了，我自己是到了夜裏把汗衣同襪子洗好，晒乾以前無法出門的情形。咳嗽呀，流血呀，哭着嚷不爽快呀，一家還是活下來。另一面還有朋友們來問我借一點小款，雖然互相苦着臉搖頭分手，心中抱歉萬分，

說不定這朋友還生着不必生的氣走去。我想到的是我將用什麼方法來使我這血莫再流下去。單是莫讓這血給家中人見到，也就很好了。我是無權利在自己的病上增加家中其餘幾個人苦惱的。我願意別的方面更損失一點東西，只要這血不再從鼻孔中淌出。神前是可用賄賂請求的，我願意許愿，這愿心無論如何我總得設法了銷。我并不在任何時逃避了災難，可是爲其餘的人着想，雖然我應當接受窮，却想推辭這病了。到沒有辦法的情形下了，或者我真只有逃去一個辦法。我不先來想像我走去以後這一家人的紛亂，仍然不能把這逃走勇氣提起。自殺也不行。我是還應當把命運扔給我的一切，緊緊擊在手上，過着未來許多日子的。我還應當看許多世界上的事情。我還應當把流血與類乎流血的事苦惱到家中幾個人，同時也望到家中人的病廢情形度一些歲月。

有時，得到什麼地方來信；或送一點錢來，

家中人全有了生氣，我也有向家中人扯謊的方便了，就說，“過一陳，總有書舖來問稿子的事罷。”“過一陳，我們也總能夠得到一點錢做路費回到鄉下去住罷。”日子過去了。都做不到。小至如每一月對付得上海的房租火食過去，也像是做不到。雖然說你們社裏就答應了我三萬字的通信，只要有文章，通融一點，不加挑選的把六十塊錢的支單附還，可是這三萬字我如何能夠寫完？把我的鼻血滴到這紙上，一滴血是不能使你們承認的一個字的。血一流去，我的力，我的其他全完了。雖然你們那麼慷慨的說過不拘寫什麼全行，但我若是成天寫流鼻血，咳嗽，眼睛痛，流汗，麻雀叫，你們看來是要慷慨也不行的。讀你們雜誌的人有多數是盼望大名人來一點小巧諷刺文章，開開心，有少數是願意我寫一點“雨後”之類小說。你們不希望知道我的生活的一切，他們更不希望知道這個。凡是花錢買雜誌的人一概是不能把錢花到無聊文章

上面的，我寫這些的影響是使許多有德道的生活健康思想清楚的年青人生氣。他們是有理由對我所寫的文章生氣而對編者加以一種責難的，因為他們似乎覺得若果人的生活是如此，這平凡病痛的自曝是不可容忍的醜事。我說到我自己彷彿就侮辱了他們，說到自己的情形彷彿更侮辱了社會全體，與整個藝術。就是這樣通信，裏面沒有革命故事，沒有戀愛故事，甚至于連供人摹仿抄襲的假天才議論也沒有，我明白，這無論如何是將增加一些對藝術過於熱心了的人憤怒的。在另一時我把文學同生活放在一塊，就有人因正義與尊嚴，在言談上指摘過我的文章，雖然這些人是吃點心過日子的人，所有的議論不是胡說八道也總不缺少廣東茶點氣味，一個有眼睛的人決不至于上當相信，不說也可以了。（總之他們是天才，我是從不會想到與天才為難的事過，我對於他們也沒有那些感想，沒有牢騷。）我沒有對你們說謊的必需，這時

我實在也不會想到其他人的議論的。我知道有些人吃過東西不說話是不行的，我如今是又近于爲他們找說話機會了。我一面這樣寫下我自己的目下情形，一面是并不忘記你們所允許我兩塊錢一千字那個大數目的。這時使我這可笑的一家人獲救，只是二十來塊錢的事。我如今是不能在這時來特別看重我這身體的，當然將在今天胡胡塗塗寫一萬字。失去了你們擊這通信爲雜誌向外宣傳的機會，我只好先在此告罪了。不過假使刪去一些不順眼的地方，可以使你們方便一點，你們就這樣做好了，不必你們怎樣解釋，我也不至于說話的。在我能改業以前，我正計算如何就能同你們把這生意做成很愉快的方法，雖說一切儘我，實在我還是一切儘你們。你不要，退回來，我也無辦法。縱退下次也還得把文章寄給你們編輯先生過目，五年來的經驗我已把一個作者的義務全學到了。在另一地方我還應當由人把題目寫出，再來如題奮筆

這就是另一些人笑我的原因了。這笑是合理的。我自己也有時爲這個好笑。我總想找出一個機會告給那些讀過我小說而感到歡喜的人，明白我是在什麼一種情形下把小說寫成。倘若說我有權利使他們歡喜，自然我也有權利使這些人明白書店方面，對我“客氣”到了什麼地步。我感謝你們，由你們趣味命題，寫成了快要到二十本小說，而這些小說居然有人愛讀。我自然不去想假若純粹由我自己意見去創作給人的又是些什麼，我是不敢作這遐想的。在過去，凡是我自己的成分稍多一點的，你們就不要，試問，不要，我還有勇氣寫下去嗎？我勇氣縱不缺少，我不能讓我家中人餓死，我自己又不能作別的事找錢，竟早像是爲你們看得分明白了。——我不寫下去了，我得小心防止我鼻孔的血流到這紙上。

你們的編者讀者，或者就有人可以把我這前面一句話當成笑話。因爲這近于滑稽。這真是滑

稽。一面流血，一面我仍然還得伏到這桌邊寫下去。我沒有想到我應當寫什麼，你們又并不如其他雜誌的編者那麼命出題目，倒使我爲難。我似乎只有寫我這時節的感想。我爲了這滑稽的生活的延長，莫名其妙的過了六年，其他完全不曾學到，倒把對於你們應當要好的客氣學到了。你們向我稱贊說“很有天才，”我不能不客客氣氣疑心這話是完全在寫廣告的話。你們說我是“作家，”依我看，這名義上的利益倒是在你們的雜誌。一個像樣的刊物自然是要大作家或天才的，所以你們就隨隨便便把我也放在裏面了。天才顯然于我沒有用處，其他名分也不能使我超凡入聖。我要的是你們答應我那個數目，莫脫空。所以我這時在這通訊上面，是扮着所謂小丑却不紅臉的。雖然“精彩堂皇”是每一個讀者所等待的東西，不過若公開的把一個小丑裝扮到台上時，總仍然有那種無聊人鼓掌，從我這通訊上得到另外一樣趣味。大約你們也就想到這

里了。先生，你試想想，我將對於我這通訊感到什麼意味？我將感謝那些不吝惜精力的讀者還應卑視那些閒談？我們都是獸子！沒有文字，我們生活到這世界上，或者真有那所謂“精彩”出現罷。如今是人人全靠在文字上找到靈魂的依據，許多人是把生活趨就文字，不是用文字解釋生活了。我在此彷彿是靠給人歡喜而寫作的一個人。我覺得我與讀者都是獸東西，只有你們與愚蠢相反。我們都以為自己隱瞞得好便是全人，所以小丑的自己摧殘看來都很好笑。用文字裝飾了自己，把人格塗了一層金，那類人我們便稱為領袖，只這一點人類的獸也就十足的出現了。

我為甚麼不去照那“完人”做着一切的事？想到這里我頭昏了。我得睡。今早血又流得太多了。我不想牠這樣流，又沒法制止。我合當好好躺到床上去，比我做工的時間還久，才有復元的希望。今天二十八，這一個月是三十一天；到了三十一晚

上我想或者在寫這通信以外還可以寫兩個短篇小說。先生，這小說，我同其他文筆一樣，是永遠保留那挑選權利給你們的，請你們到時去看，用得着，一塊錢一千字也行，用不着請求你晚一點退還。你們是全都知道我的弱點，故意與我爲難我也無辦法的，稿退不退還在於你。我這樣不知制止的寫作，是爲甚麼？我并不能在此等事業上發財。雖知道有些老板是因此已發了財的，我可又不能爲他人發財着想而努力。我想應當使上年紀的人快樂一點，使我這家中幾個人過一天安定日子。我同你們說，凡是我的書全印行了，定價也不賤，銷路也不壞，但我除了在每一本書上零星得一百來塊錢外什麼也不知道，我總成天陷到無辦法情形中，一面把文章寫成一面還得拏一件穿不着的衣服去當，才能有錢把文章從郵局掛號寄去，大致是沒有一個人肯信的。我也并不想要一個人對於我這生活不成樣子引爲難受，祇願意一切遠處年青人，想像凡

是廣告上說的是作家，全都成天享福，出入賭場跳舞場，一到禮拜又赴會入席，間或還談談女作家作為生活消遣，這些才真是上海作家的生活！我的話若還需要補充，我還得設法到那些地方去一淌，不然我是說不出那詳細情節的。

我的世界是灰塵。……單是灰塵，便把我一家的肺結核病培養得很好了。我將用什麼方法把灰塵與其他同我離開？我的工作只使我與疾病接近，與幸福分手。在我身邊一切都無聊，我從不發現過一樣使我傾心的東西。我脾氣壞時除了打量如何更使自己受苦以外不作其他妄想。想起明天要給某處某處賬項了，把筆提起，又同時記起“入選”的事，於是便寫成一些為人所稱道的文章了。我從不願再把我印成書的東西再看一遍。就是這通訊，前面後面，將留着怎樣矛盾的端倪，或者是不可免的事。落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串通俗的平常的字句。這時彷彿是有點着惱了，爲了那上年紀的人的咳嗽，

頑固的繼續，似乎喉是被誰所搥，臉也發了赤。小妹把茶碗擎到另一房間去，茶杯掉到地上，從此只餘一個茶盤了。眼睛發腫的那個哥哥低低的帶着腕惜調子嘆着氣。鼻血滴到衣上的已成黑點了。這就是我的家庭瑣事。這日子還不知將延長到何時爲止。我一面在此等環境中獸下，一面還得抽出若干時間來感謝那使我活下的你們。我這話不是對你們生氣。我沒有理由生氣。只能這樣活，我就這樣活下來了。就是這樣毫無生氣的活着，大概是不至于還攪着了誰一個向前的路罷。我從不敢在別人生活上加以誦誚，在目下，我心中最尊敬的，自然還是你們有權力可以支配稿件的先生們。

我頭痛得不成樣子，大約是血太流多了。說這個話不是要你們憐憫，不過你們覺得這是我向你們訴苦，而感到一種慷慨，我是無法來推辭這好意的。應告你們的是難得你們的同情，我這頭還是要痛，血也還是要流，家中人也還是倒在床上不能起

身。天氣是已經像六月了。我想像在另一地方，總應當有不少作家，坐到電扇旁邊看報談天，或者一面吃冰菓子一面在等候靈魂。我是一面頭痛一面還在這裏寫字的。這裏所有的是產生一塊錢兩塊錢一千字的一枝筆，與那不值價的頭腦，單是流點汗算什麼事。我不能因為頭痛就放手的。應當睡也不許睡。家中人的疾病何嘗不是應當請一個醫生來看看的事？我這時向誰去說這是“應當？”沒有文章寄去，誰能有這種胆量先儘我掣三五十稿費沒有？我可以憑信用或其他向誰告貸一個錢沒有？若有三百塊錢就可以把我的一家從苦楚中救出，我從什麼地方可以憑空寫出三十萬字文章？我是真也應當這樣設法把家中病人處置一下的，其他應當的事還更多，這時只是頭痛是我所有的財產。要我再寫下去我看到的是一把壺，這壺若是可當一點錢，我已早拿到了當舖估價了。我用手抹頭手上就是汗。走動時則地板軋軋作響。遠處是有法

國兵吹喇叭。整個的無聊。藝術離別人若是一丈遠近，這時與我大約相去十丈了。

先生，可是我不忘記你的大方的囑咐。你告我是可以一塊到兩塊錢一千字，且告我在月底將這通訊付排。你的話，說得那樣誠懇，我如何好意思卸責。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只有你們是使我可以生活的，我怎麼好意思借頭痛把工作放下。你說的，有人也歡喜讀我的文章，這事是不是真我可不能過問。我並不是爲他們歡喜而寫的，却是爲你們的要不要而寫的。這當然是真話。你們不是很有理由把我的稿費還縮少到五毛錢一千字嗎？你們自然是太對我要好了。我並不是不明白。先生，我說我是太明白一切了，所以我說的話反而曖昧，有時還容易得到誤解。似乎我是在此一面湧着悲憤一面發着狂嘍。若果你們在廣告上說我瘋狂，對於書籍的銷路可以得到一點影響，你們就這樣辦去，我既然不能否認我非得你們的稿費不行，

自然也不能否認我是瘋狂的。凡是於你們方面有利益的事，我想凡是中國此時的窮作者，都得無條件承認。我不敢承認的只是我的“天才；”然而當一個出版人同買書人談到我“天才”時，他在那里計畫賺錢的事，我仍然只好不作一聲默然走去。

我這時用拳打我自己的頭。這不高明的頭腦，別的一事不能作，只能寫點既不屬於人也不屬於己的事情，是引起了我的憤恨的。我想到你說的兩塊錢一千字的通訊，無論如何我將寫足一萬字。停了又寫，寫了又停，字還不到一半，我仍然還不放手。我又看看周圍一切，發現了新的事情了。我的家中人在談話了。那上年紀人笑了，因為妹無意中在衣袋裏發現了一張一塊錢的鈔票。她們歡喜到比得寶物還歡喜。人窮了就是這樣小氣。我告給你們這小氣處，大約是有些人也很想知道，以便擊來作嘲笑我這一家生活的張本的。我看過那票子，是中國銀行的東西，我的歡喜并不比家中老幼為小。

我是變成於金錢更小氣了的一個人，連自己也是莫明其妙，忽然非常慳吝了。一塊錢！那怕是五角，也總不壞！我常常因為圖省儉到處都是走路去的。我的哥更儉得可笑可憐，他從虹口到法租界，也走路。在另一時這個人却有名的豪放，作一張畫得一百塊錢不能留到第二天，但是，這是過去了，別人是只能見到他那小氣的。未來是使我們一家全知道得靠我寫一塊錢一千字的通訊，而這通訊的一千字至少還得流五十滴血，作着用血換錢的交易，全家那麼小氣，不為無因了。連做夢，我是也很少夢到身邊有四十塊錢的積蓄那樣的事，這樣的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出天才，真為那些對我懷了好感的人奇怪！天才應當這樣子嗎？誰也恐怕不能輕于承認！很對不起，我疑心到天才只是值兩塊錢一千字的人一個題目罷了。

.....

耽擱了一天。頭痛到不能支持，所以睡了。天

氣熱，睡到床上流汗。聽那有年紀的斷續的作咳，我想爬起到一個書店去借一點錢買一瓶藥，也做不到。我不會把等候我的稿件付排這一件事忘却。我又勉強起來寫了。但一個字却寫不出。我就是糊糊塗塗地把日子度過一天了。

今天又是早上了。我不見到牆上的日頭，因為沒有日頭。感謝天，這樣知趣，也讓我一家人稍稍能吐一口氣。我同時還得感謝隔壁的一個木匠，若不是他那麼用力的捶打板壁，我不會頭腦發脹，也不會就想起這未完工的通訊了。

我說什麼呢？天氣好了一點。咳嗽的躺到床上迷了。眼睛腫的人還不醒。我的妹上學去了。我坐到這桌邊。今天是二十八。這“天才”想起過三天以後的房租，莫可奈何的歎着氣。我是沒有方法可以把日子挽留的。日子來了，恐慌也來了，飢餓也來了，而病，却并不匆促想離開這一家。夜裏聽到咳嗽的人喉中發喘，會悄悄爬起來披衣走到涼台

上去看天色。滿天全是星，胡同上燈光白白的照着成方格三合土的地面，一些小虫繞了燈來去飛。在那種時候我像悟了一點什麼。我一時並不進房。我伏到石欄干上揣想另一個窗裏另一人家的事。大致世界上人是有十分之九入夢了。這時在什麼地方總還應當有一些人做着事情。我不知工廠中夜班是如何忙碌，但我想得到總還有些小房子裏的學徒在一旁打盹一旁做事的。譬如銅匠，成衣人，印刷工人，他們大致是雖同我一樣無從上床得到好睡，却忙碌到連想想自己是怎樣一種生活也缺少空暇的。這些東西，身上是那麼骯髒，走近人身邊總就有一種極難聞的氣味，半月不洗一次臉，手上全是油膩同鐵鏽，頭腦又是那麼蠢到無以復加，不單是不能說一句精致的話，連一句平常話也啞啞說不出口，這也可以算做人嗎？見了這些人我是不能不生氣的。就是想想，我也不能制止我這憤恨。一樣的用血同肉做成的身體，爲甚麼就蠢到

這種樣子了？……可是，我是不能再想了，我返到房中睡了。睡不着，我就聽在另一房中我母親的艱難呼吸，這聲音完全像扯爐。我似乎是經過一點鐘才睡去。

今天好了。天氣不熱。我說過這話兩次了，大約還要說幾次。一個天才的嘮叨當然不是壞事。實際呢，你是告過我，“不拘什麼都行，”我才這樣把這通訊續下，到你們夠用的字數為止。天氣不好就得腐爛發臭，生蛆，全是可厭的事情，你們不止不願意見，還不願意提。可是我不想天氣怎麼行？我的一個兄弟這時正在湖北響槍砲的地方，他在革命，幫他們打仗，他學得是那一門手藝，會管理機關槍。這時說不定他就在那里腐爛自己腐爛別人。他來信說是無聊。我是說，無聊也就這樣下去罷，武裝同志！在這里的我，不也正是作着腐爛自己同別人靈魂的事業麼？除了疾病找得了些什麼？我在春夏秋冬四季用得着一天的日子做自己要做

的事沒有？我能用春天或秋天好好的笑過一陳沒有？我彷彿嗅得出我已經腐爛了的靈魂的氣味，我說的話便等於作惡心與打嗝。我這時是在同誰作戰？誰是我的敵人？生活打着我的右頰，我又用手拍打我自己的左臉，我就爲這意義把這通訊寫下來了。天氣熱了，我得流汗做事，哥哥得流汗作畫，母親得流汗咳嗽，我的妹得流汗到織襪學校去實習。我大約還得等待自己的妹把第一雙襪子打成才能換腳上的襪下水。我這樣說你們若認爲與天才的話有所衝突，你們還是勾掉罷，不過無論如何我一面力避與你們所謂“政府抵觸，”一面我是要想到“腐爛”“發臭”“生蛆”那些事上的。

.....

又是一天，昨天寫上那一點點就算了。昨天因爲沒有米了，沒有燒飯的炭了，走到四馬路一個主顧處去拏一點錢，信是四天以前送去，說過請他讓我拏捌十塊錢，像做好事，這個錢許我月底得

到。辦事人說不行。經理有話，說其他有人一個錢還不拏，這大約也應當是事實。據說這經理是只拏三十塊錢月薪的，三十塊這個數目還不夠他打發汽車夫。經理是這樣一種闊人，不消說認爲不能拏錢給我是有理由了。所謂別人不拏錢的別人者，莫不身充教授院長，把我與教授院長同科，卽餓死，也像應當的事了。告他們說這可不行，今天沒有錢，就得挨餓，無論如何容忍，我也辦不到空了肚子來等候同情的。并且挨餓的還不止我一個人。家中人雖病，還不成仙，飯是要吃的。這樣那樣說了還是不行。我獸站在那賣書地方有一點鐘到一點半鐘。看到人來買書，還有買我那些書的，他們從皮包裹把錢掏出，這錢隨即到了書店的櫃台上去。大約因爲我衣服穿得比這些十六塊錢一月的人還不體面的原故，買書人還以爲我是本店徒弟，要我取書目給他們看。這些獸子！他們以爲做一個上等人是穿幾件好看衣裳的事情。他們還以爲來到這些

地方花三塊五塊錢，買一包爲油墨所髒污的字紙，拏回寄宿舍去一讀，就變了滿肚知識，從此可以穿衣吃飯，到老無憂。捨得花錢的多讀幾本書的說不定還時時刻刻皆得到一種自足。所謂精神充實，所謂頭腦健康，就算不是獸到無以復加的謊話。一些人買書，一些人賺錢，另一些人在旁邊肚中空虛，所謂新文學運動擴張，意思就是把這關係更顯明的繼續維持而已。到後我自然是走出書店大門了。空手而來還得空手而去。我走出了大門就坐到那門前石礮上，像一個買小書的人的姿勢坐下來窺街。爲甚麼這樣辦我也不明白，不過我并不是故意。凡是于書店有妨害的事我決不作，我不能儘他們叫一個警察把我當顛子趕走的。可是，我那時不坐下不行。從法租界走到望平街，我已經走倦了。我還在書鋪站了一點鐘。昨天又還流血。我只有在那門前稍稍休息。先生，我在那裏是見到不止一個百個年青人到這裏來買書！他們至少也有十

分之九的人見到過我。但他們不打算這里靜然地到近于街旁的石地上的一個人，就是你們所時時不吝惜齒牙稱許的天才！有些人望我一眼，有些人望了我一眼還望第二眼，我不敢對他們笑，因為這個時候笑或哭都有讓人疑我為發瘋理由，把我拉到衙門去拘留的。大致我應當也坐了一點鐘。先生，這個話是很可以相信的，我坐過一點鐘，坐到使書店中人看來不好意思，一面怕妨礙了他們的營業，有一個熟人出來了。他告我這事情明天再來看看或者有結果，他們以為我是同他們生氣，所以坐到大門前不走。這真怪事，我再不走可不行了。我走四馬路過東新橋，路上有些地方已有燈放黃光，夜了。還不能走到家我的鼻子又破了。

今天是三十了。天氣是使一家人又得流汗的天氣。昨晚上幸得同住胡先生借了一塊七毛錢。今早上，那上年紀的好人，悄悄的把所有頭上的押髮同妹的戒子，要娘姨拏去當了十塊錢，直到把錢

擊回時我才注意到母親頭上已換了那玉簪。那好人還安慰我說這總又可對付一陣，只要對付得下，或者仍然有救。這個話要老人來說，可想而知我這幾天來的頹唐，怎樣給了一家人的悒鬱。先生，我雖然對一切不高興，今天還是坐到現在寫你答應我的兩塊錢一千字的通訊！有錢吃飯了，錢多一點我們還得吃一點藥，這自然于我一家人是極其相宜。我得像你們所說的“刻苦努力”，成爲“大家。”“大家”對我沒有用處是極顯明的事，只是我想如果我的文章寫得再好一點時，銷路不壞，你們不願意我餓死，出于良心做好事的機會將多一點。先生，我說這些話時我是自己看了又看，看不出我有一絲一釐牢騷的。我心很平靜。我不是生氣的時候。我說的完全是實在的話。我的野心建築在生活的必需上面，在過去另外許多事上你們都可以看得出。我把我想到的話都說到，這是因爲你告過我“不拘什麼都行，”才有這樣大胆。一個天才，據說大胆是

不可少的事，但我的大胆給我的教訓是各處碰壁，許多地方先是要天才幫忙，到後感到難于對付，所以完全拒絕了。我如今只是大胆的照你們吩咐行事。你看，這裡不是已經將近有一萬字的地位了麼？凡是名人他不會有一個字表示自己無用，他們對於如何防備落人把柄處，比如何真實從事于藝術還用心。我這一萬字，却說了什麼話！我就是那麼生活下來的一個人。我的思想，我的脾氣，以及我對於藝術的見解就只是如此如此。“一個天才，”你們居然這樣慷慨在每一次信上每一次介紹上都那麼說，如果天才還得另外做一些平常人不能做的事，譬如向你們用韻語恭維，頌祝你們健康一類事，大致這天才也不會搖頭推辭的。

先生，雖然你答應過我，數這通訊的字數是空格也可以在內，這裡已經是一萬字了，但我得再寫一點，作為“補水。”我不是說笑話，這雖不是你們的利益，我仍然不好意思不多寫一點。橫順在你們看

來，我的文章是那麼容易生產，那麼不知節制，多寫並不像難事。多寫了鼻子又得流血是眞事，可是不流血就拏錢，也像太不成話了。我是很明白有些人你們就看到他流血也不能把兩塊錢一千字這樣大價錢給他的。我說我今日還得到那個書店去，或者還得站一點鐘，坐一點鐘。在這通信發表以前，我是有權利可以坐到那書鋪門前看街的，因為誰也不知道是誰，書鋪中人則大家見到這樣子還正好笑。到這通訊一發表，我恐怕不能再到那地方去了。他們可以趕我，或叫巡捕抓我。他們乘此更一錢不給，我無法同誰爭持。

今天似乎格外熱，你們想，我老遠走去，到了那里，很可憐同他們說一些好話，請他們打一個電話同那身在大洋行裏辦事的經理說說，回頭就站到那地方候信，再過一會，消息渺然，無法了，我就坐到那書鋪門前階石上仰望過路人的上身，或俛視在水泥道上走動的人，車，馬的脚。這天才的行

爲我想當然可以給一些上等人開心。爲了不甚相信，爲了好奇，爲了自己太與此等生活離遠，必定有些人來買你們雜誌以後還走到上海四馬路去看熱鬧在人叢中去發現這一類事。先生，我是不是因這些還應故意到馬路上去閒蕩一禮拜？夜裏聽到咳嗽的咳嗽，呻喚的呻喚，我無權利安睡一個時刻。我是家長，無從偷懶。夜裏既不能睡，這是可不濟了。我一面想到這生意是難得的一次，疏忽了以後生活即成爲一大問題，筆一提起可仍然又放下了。我的頭爲“流血”“失眠”“着急”等等鬧空了。悄然的死去在我應當是一種幸福。我不厭世，不至于爲一切所加于我頭上的小小不幸作童養媳受屈以後的自殺。我一切看得分明。我願意死了，只是疲倦。眼倦了，口倦了，手也倦了。思想更倦于集中某一件事。先生，你可以告我，如何于你們社裏有利益，我試來照辦，因爲獨你能答應給我那麼通融，出大的價錢却買不挑選的稿子。

先生，天氣熱，窗外有太陽，麻雀就在太陽下叫得很熱鬧，我這時在奇怪這些東西爲甚麼有這吵鬧天才！又有小孩子哭，又有打鑼吹號的過身。至于我家中人呢，這時我的媽正伏在床上嘔血，妹躲到一旁流淚，我泰然坦然坐這里補足我這通訊的字數。我家中的事我并不看得是另一世界的事，這個也很平常。另一時，我或者也會爲我這鎮定而大大的驚訝，但我若是同時能記起你們告我月底就要文章而另一意義是文章一來就可以得錢，就不至于覺得我性情可怪了。我這時不放下筆去照料一下我那媽，恐怕是不行，所以第一次通信到此不得不結束了。

先生，我心上抱了歉來向你說我只能寄這點却要二十塊錢。承不承認自然還是在你，我決不能與你爲難；這是曉得的。我一時是不會死的，家中人也自然還可以延一些時間。夏天接着春天而來，秋天又在那里等候交代，日子推遷，總不能把

我變成兩樣的人。我將永遠把感謝存在心上，對你們作編輯作老板的人說那各式各樣為你們所歡喜聽的話。祇要有人願意要我的通訊。我或者一面用左手抵自己流血的鼻孔，一面用右手能寫出很閒適蕭散的通訊。先生，許不許可我在這裏順便提一提今天是五月三十，為英國人在中國地方殺死許多中國人的一天？我是知道中國的當家人已同別人講了和，對於英國感到憤恨只應當是共產黨，而紀念也是共產黨一種人的事。可是我不過順便提一提罷了，我是很明白在中國殺死一萬人也不能算數的，中國原來不只是四萬萬人。

原书空白页

二

先生，你的信我讀了。我謝謝你，言語的大量比稿費多到五倍，這個當然也是難得。你們告訴我上一次那通信只能作八千字算數，我不爭持。這是小事情。我那裏應當爲這些小事情生氣？完成一個天才是“奇變，”這應當對的。可是，我的奇變是些什麼？你們意思是我這樣還不行，頂好是儘我家

中人死去一個，或者眼睛有病就索性瞎去，這奇變就成就我了。我不要這天才的完成！並沒有人敢担保因此一來我的稿費可以提高到三塊錢一千字的事，我是不能儘這奇變來到的。就是有擔保，我也還得打量。

你們既然說第一次通信很好，我就這樣同你們作幾次生意罷。這幾日來我頭腦糊塗，想不出什麼好事。我只想如果這“奇變”把我也放在內裏，譬如說，要死罷，一家人全死，我看這個事于我是一種幸福于你們也不為損失的。你們不要信別人的話以為我的通信太容易寫了，就覺得不減少稿費可不成事體。我自然是一塊錢一千字也得答應你們，一家沒有錢如何能生活，只是我并不敢胡亂寫下的。我制定了寫三萬，所以今天又來動手寫。

你們說，願意我鼻上的病早好。可以告你們，請放心，血今天是不流了。若這個病再不客氣的流下去，這所謂“奇變”，真會輪到我頭上來的。若是死

者是我，請想想，這事情如何結局。我不能先死這事是不必解釋的。若一定是這樣辦這將成爲一個出版家方面的累贅。我家中還有病人，到那時雖然并不是誰就應當幫忙的一人，但這好歹是累贅。有些好事口滑的人，也可以說着“這是出版家老板們用刻苦的辦法逼死了作者”這樣謠言罷。謠言雖是謠言，倘若沒有那生植謠言的根基，大家是可以痛快的睡覺賺錢的。你們願我病好這應是真心！我謝謝你們。我也感謝天，他并不把我引到完全絕望的路上去。我一面消極的無法振作，另一面總仍然是想要立志怎樣救救這一家。雖然一年長病，也仍然還找得出理由活到這世界上一小地方！倘若我們這一家是住到中國一個內地極不開化的鄉下，無意中被天災人禍死去一個兩個，自然除奇怪命運以外沒有話可說。如今我是住到租界上。租界上是凡爲中國的國粹如像賭博，吃烟，……我說這個幹嗎，是我錯了。你們囑咐過我我又忘記了。說

一點別的是合理的。別的也沒有可說，但既然是論字計數，仍然來說我今天的情形罷。我不流血却頭痛。痛得不成事體。我怕這就是一般人說的那腦脊髓炎。這時，一搖動，一起身走路，頭就像炸裂。這東西我疑心牠終有一天是要炸裂的。家裏人并無一個知道我爲甚麼不起床。我睡到比平常任何日子還晏才爬起，起來就又坐到這桌邊來。坐到桌邊做什麼？先生，你七號要第二次通信的稿件付排，要一萬字，我這時就在這裏很可笑的作着你所差遣的事，一面頭痛難堪一面仍然爲那一萬字的完成而愉快。我爲甚麼不歡歡喜喜的來寫這通訊？這時最適當的事不消說要一個醫生來看看，花點錢，把衣解開，給醫生聽聽肺，還擊一次脈，試試溫度，真有腦炎徵象了，再多花一點錢打一針。你們聽到我這病大致也將有這一種提議。這真是一種很客氣的提議。我沒有錢，却做不到這事了。這至少要十塊錢，還得我自己到醫院去掛號，等候一

點兩點鐘。若是這醫生懂事，看得出我的情形，隨隨便便說一陳，又隨隨便便爲我配一點吃來無益的藥水，倒是好事。若果不媽虎，一定要把我一身的病指出，且照着通常醫生口吻，說出那嚇人的話，不是要住院就是要靜養一年半載，而且藥方一開，一小瓶就是十塊八塊，藥方一開不吃就像更加危險，我這本來無害于事的病，倒恐因此一來完全糟了。把負債同負病的兩事儘我選擇其一時，爲了方便起見，我是只能加一點病不能再加一點債的。

因爲頭痛，我的思想感情更不行了。我彷彿同任何人皆不能成一完全的友誼。我又找不出一個真實的敵人。眼前一切的事都使我厭惡，却從不惡聲對人對物加以申斥。到街上去時，我坐到公共汽車上，我看到滿車的人皆覺無聊。在那些地方，你們是知道的，很有不少生長得好看，穿衣服稱身，臉上充滿了歡喜的年青人物，看到這些年青人物，我就在心上生氣。我聽人大聲說話也有不愉快在

心。我見人吵鬧或笑罵都感到煩憎。似乎從誰處聽說過瘋狂有沉靜的一種，我應當是屬於這一型的。我這脾氣并不是從頭痛時起，却是很有了一些日子的。為追溯這來源，這應當說是出於天賦。似乎從我只能模糊記憶那孩童時，我對於逃學的習慣養成，就是基于那瘋狂的因子的。到後是討厭家中同學校，作了預備兵之一名了。再到後，還是不能在生活的軌道上作我那六塊七毛錢的事，耐心等候如一般人的發財升官，我轉到屈原遠遊所到的沅州地方作收屠宰稅的小職員了。收稅又錯了賬，無法繼續，再到後我又轉入到作一個師部的書記了。……一直到如今，我還是對眼前的一切全無好感。生活的轉變的機緣，就全是我這以身體太壞為解釋而發的瘋狂做成的。我討厭一切事情，却無力堂堂正正的把反抗旗幟舉起。我覺得革命是必需的事，但革命家同革命文學家都使我頭加痛。我不歡喜同人應酬，可是每一個到我這里來的人，不拘

是收衣櫃租錢的人也行，我纔得同他談一陣天，而且在談論到什麼時我就從不見出勉強。我決計把生活轉變了，今天可還是在此寫你們所要的通信。先生，在我無法解釋我自己心行不能一致的糾紛時，我只能把你們所隨便說的“天才”承認了，一個天才他應當與其他人完全兩樣，我無論如何是同我另一時也完全樣的。在我的生活是求不出結論的。你們若還相信任何人生活都有一目的，那我這目的，是把我舉起與生活分手，與世界絕緣。要是極幼稚的話也有供人討論的一時，我可以告你們，我想到的只是殺一些人，這想像若是有了力量來幫助，我不能對我的胡塗加以感疑的。然而人人是都有理由活到世界上的，我只不承認人人在有理由活下以外還有更好理由成天胡鬧。所謂實行家就完全是一羣無恥東西，成了夥去作着某一事，無恥與無用都是這些人格適當的贊語。那借了死去了的人與死去了的教訓作着所謂大騙子的人們，他

們是臉上充滿了愚而虛偽的光輝，成天各處跑動的。先生，這些我不是說做官的人，你若一定要疑到我是說他們，你就執行你的權力把牠刪去罷。讀文章的人是讀半面就覺得好，全體看清就得失望的，刪去這通信一半也并不算過失，你處處不應當把你的權力忘去，這才是一個好編輯。

先生，我頭實在不行了。真要炸了。我實在願意抄一點什麼來補足這通訊字數。我的技能與其說是長于寫作，不如說是長于抄錄的。自然那些做文學論編講義的人的功夫我一樣也不能做，可是寫字我是行的。一個有過六年司書生經驗的人，你試去想想，應當是那一種耐心同那一種溫馴？抄我沒有可抄錄的事，我睡下了。你們放心罷，這通訊決不是到此為止的。通訊的長短完全是你們，七號要稿付排，我不能因為頭痛耽誤你們雜誌的出版！今天我且把這個放下吧。我是并不願意休息，完全出于無可奈何，這是有請讀者明白必要的。

可是我怎麼能好好的睡一點兩點鐘呢？這是白天。街上車夫全在流汗，無價值的奔跑，近于獸愚的勞動。我想到這一些。同時，爲對窗的吵鬧生了大大的氣。所謂對窗其人者，說是博士。這個似乎名片上也印得有一列長銜，但我明明白白知道他是在法國做過幾年華工歸國的人物。做工原是可尊敬的事，但認真的一個工人，一回國來就很雅致的印起博士的長銜來，且居然就挾了大的黑色牛皮提包到處上大學校去教課，作爲紳士之一員，另一面，却把一“細君”留在家中，用大的高的聲音與客人調笑，客人的模樣又是“博士，”這就怪了。聽到那些白臉長身衣冠如時的模範人物，同心協力聯合大唱毛毛雨之類小女孩子所唱的歌時，我連在房中坐下的勇氣也失去了。天氣熱是真的，不過另外一種熱是我所不能抵當的事，我只得出去。

我到了街上了。我坐到那沒有太陽所晒的路旁舊木桶上，望望街景。我彷彿是非常狼狽。我的

頭在作怪，非長久的坐下來沈默下來簡直無辦法。過路人好奇的似乎全對我注了意。我感謝他們，這些人中總不乏覺得我是很可同情的人物。我想若果我能把帽子除下，翻轉擺到面前，必定還有世界上所謂善人之流，不要我寫詩，不要我寫小說，也不要我寫通訊，會慨然把錢扔給我一個兩個的。小孩子見我這情形，雖然還不曾把帽子取下，已就因為好奇不願意走路了。他們圍到我身邊站了兩個，見到我掏手巾拭臉，就以爲是要取粉筆在地面寫字了，好意的告我這裏不許寫那些求人憐憫的字。我望到這兩個小孩子好笑。我那裏會這樣做蠢事？縱當真要寫什麼，警察也不至說什麼罷，我成天在這里附近徘徊，警察是已經與我認識得了。這時使我記起那些專在大路旁寫字告哀的人物，這種人物似乎特別多，大致他們之中也就不缺少“天才。”先生，你覺得這街景的描畫有詳細的必要沒有？你全事儘我，我就將不說什麼了。我雖

坐了兩點鐘，過路人下下一千兩千，公共汽車以及其他載人載物車輛來往不絕，賣東西的全在一種沉悶下度着這初夏的午後。這地方這些種種只是整個的無聊。一切生命是在不知顧惜的情形下浪費。一切東西都因為熱有瞌睡的趨勢。雖然有麻雀在我坐的地方對面電線上打架吵嘴，看來南征北伐也并不比這個還認真，我仍然是不歡喜這些胡鬧。我坐下，就把日子打發走了。我看到太陽從街中爬到對面牆上，我站起了預備走回家去。到了家我只聽咳嗽，因為自己情形也顯得十分頹唐，竟不敢到我媽的房中去看看。先生，感謝你的惦念，那個老人并不再嘔血了！咳雖咳，血是不嘔了。那眼睛痛的人還不能起床，他沒有其他害目疾的人那種髮燥。我一回來見到他坐在床上，閉目不語，一個小的狹的瘦臉，一把瘦骨，臉色蒼白得如一個蠟做的臉，如不是他那如扯小爐的呼吸，我幾幾乎以為這人是坐化了。我不作聲，就坐到我的特有

那張椅子上，看這個人在閉目養神的苦臉。我自己，却也是那麼憔悴無生氣。我找不出一點可以使我興奮的事情做做。我因為在街上坐了半天，轉來頭似乎好一點了，望到桌上的筆，就又擎在手上。我也應當寫一點大議論才是！一個天才，他不能就永靠這名義吃飯，事情是易明白的。我當然要做一點小說送到別處去，照到你們作編輯人的意思，用可笑的輕鬆文字，寫一寫我往年在軍隊中服務當差的故事，署上我自己的名，附加上一種希望不大的按語，寄到我所熟習的地方去，我就靜靜的一面玩弄着日子一面等你們高興時給我點錢。有了文章雖一時不會得錢，我還可以自慰慰人，也還可以向債家扯點無害于事的謊，要米錢，要報錢，人來了，氣勢汹汹無法抵當了，我可以不紅臉的說“這是平常的事，照例是他們要忘記日子，不然那稿費早應送來了。”我這樣說時我會覺得完全不是兒戲，真以為連向債戶抱歉也不必的。先生，照你們

意思，一個有天才的人寫一萬兩萬字是極容易的事，不許懶，就不至于挨餓。我大致應該說是太懶了。我如今就一個字寫不下去。我起了若干的頭，却沒有供我下筆的東西。我將說我親眼看見殺過一千人，大部分是用大的鋒快的刀子砍頭，小部分是¹用鎗打腦壳把腦髓傾出爲度，又有一些是花樣翻新，破肚開膛把心肝取出示衆。許多人是沒有學過屠戶，居然能把一個人處治得如老屠戶殺豬一樣順手。還有用刺刀割死的逃兵，用火燒的土匪。但是我說這些準什麼事？在另一些地方，不是成天還這樣不斷的熱鬧着麼？這應當是可以誇口的事麼？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殺人麼？我說戰爭罷，這也是罔誕。大家從新的戰爭中過了日子多年，說這個只是無聊。我說飢荒，報紙上頭號字載得是陝西甘肅每日餓死人兩千，可是同一張新聞上特號字登載百齡機效果，背面則“開會行禮如儀，”天下太平。先生，凡事可以使

你們吃驚的，如今是全不容易引人驚訝了。我們都一同生長到這頂精彩的時代中，我們單是“看”就可以過這一生。一切事千變萬化，一切事仍然全無差別，不頭昏已就見出好漢。我今天得一個朋友從杭州來信，他說是他在為一個日報館作着五毛錢一千字的文章，成天寫，大約每月寫到五六萬字則一個人房錢飯錢就不難找到着落了。這個人他并不是天才，但他能夠寫得出這樣多，無論如何是可以佩服的事。我是不行了，沒有可寫的東西。我縱有，自己的，我是頭痛，流鼻血，……鼻血流就得頭痛。我說我自己的鼻子，說我哥哥的眼睛，說我其他家中人的咳嗽流淚，說來說去，與世無關，等于笑話。能夠使讀者找到笑話，這天才的通信意義就已完成了麼？這缺陷的完成！

到近來，我的生活，就只是四堵牆。一個坐在四堵牆中央的人，久而久之是會到說自己也說不分明的一日的。我就每一天生點小氣，走到街上

坐一點鐘，回來胡胡塗塗寫一千字通訊，稍久因為頭中空虛，喝一杯茶，再到咳嗽的人身邊去，扯一陣謊，同時就彷彿把自己也謊過，再回頭來苦笑，天色夜了。天才的培養是這樣子做成，在我以前是無論如何也不至于想到的。先生，我這時只差一件事不做，我在這儼然絕路上還不會當真吃過安神水之類。我成天看到申報社會新聞欄，縱見到什麼年青人，因無辦法而背了人吃下過量的安神藥水的事，這人真謹慎，同時總還不忘記留一封信，給他家中人。看到那些信，我就覺得這些人還如此戀戀于生，實在是無須乎開這種大玩笑于生路上的。我若是有一天也這樣作呢？我決不留一個字。縱寫好了我也將燒去。就因為與人無關我才死，在死後還替這人那人設想，以及作自己羞恥的遮掩，在我是不作的。爲了什麼就這樣決然向死的門邁進一步，還想告人，這人死來真是太費事了。我若自殺是連悲哀也不至于的。我不願同你們

在一塊活到這世界上，我就死了。先生，把我這個當笑話也是可以的。到一時，或者我將爲否認我這“天才，”來作一種唯平凡人才能做的自殺而死的事情。我討厭什麼人也居然在世界上有聲有色的活着，我也許就自殺。我愛了誰，唯恐我將來心會轉一方向，爲了這未來的恐怖，我也有理由自殺。如今是周圍四堵牆，自殺的想像無可攀援，我看到咳嗽，眼睛痛，流淚，我心軟如海綿，我要活了。我說這些話時我算定是沒有一個人能懂我的。我自己也懂不了我自己許多。因爲是你們說的將任我寫些什麼也不管，我的心，成爲一匹馬，跑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是很平常的事。這時我寫完一句就得伏在桌上一分鐘，我是這樣衰憊而又這樣可笑的勞作。我這時想起我家鄉的河，還有那個用着焚化字紙的塔。從塔上摔到水裏，淹下去了，睡到河底石頭上了，大的團魚爬過我的身邊來，我們糾纏在一塊了——這是我的心。

身邊的東西我都討厭：那些血點，滴到地板上，成了黑色。那些紙，塞滿了抽屜，沒有一張寫過一全頁。那些信，說到錢，只使我同時記起我的許多債務。那些骯髒而又凌亂的筆尖鉛筆墨水瓶，使我想起我生髮的無望。門前走過一輛車，我的心就爲這車帶去一部分。我聽到敲鐘，我就覺得那鐘的打擊每一下皆落在我的心上。我無時無刻不像需要睡眠，我半月來却不會得到一次好睡。天氣熱了，天氣熱了，唉，天氣熱了！我實在不能支持了。我只想把頭伏到桌子上。雖然明天我得將這通訊完竣，我仍然睡一會。我反對我自己結果，就是我討厭那鼻血還得流一陣。先生，牠一定要流，有了孔罅的地方，機會一來是不會放過的。這實在不能儘牠放肆了，血太多了在我是討厭的事，在別人則是好笑的事。把血流到這種事上，我已并不比一隻鷄爲有價值可言了。我休息一會，還得好好的有秩序的來寫一件兩件近于逗人打哈哈的故事，

這第三次通信你們才有採納的可能。我心裏像有些污血在湧，需要嘔去，我睡下稍待再說。

.....

我睡過了，且把飯吃過了，又坐到這裏了。坐到這裏聽隔壁擗拳，拳拳中夾以四川腔的女人音。這就是天才的生活。坐到了桌邊，還沒有動手，得到了信。這是喜事。信從遠處來，很客氣的也稱了我一句“天才，”到後來說到文章了，他們盼望我寄三萬或四萬字的文章，照一塊錢一千字抽版稅先支。我還以為只有在上海方面的人聰明，誰知遠在福建地方開書店，也居然知道這種條件為與己無損的條件。一千字一元，四萬字就先可以掙四十塊了，這真是一個嚇人的數目。我應當好好的把這交易談妥當我才能夠活下去，這又是一個很可感謝的招呼。但是，先生，我不幹。我這樣直截了當的回了他們的信。我沒有說出不幹的理由。四十塊錢給了另一個人或者還可以救活一個作者的性

命，在給他們賺錢以外還同時作了一件功德。我如可能用第二個月預許的稿費對付目下的一切？我沒有這耐心，沒有這美德，也缺少這勇敢。過了一點鐘，我把這來信扯了，同時又把自己寫的信也扯了。另外寫了復信，說，“先生，你們印書，用得着我的稿件，謝謝您。如果這稿件是必需的幫忙，那先請幫我一個忙，把錢寄一百塊來，在六月十號左右我寄三萬多一點字來，我得了錢你們得了版權，這交易應當說是痛快的交易罷。”這信我要人即刻就發，省得我再過一陣又生悔。同他們做這些事完全是要我的興趣，我若能在這事情上再思索一些時間，說不定我將寫一封復信去罵這些人的。信既已發去，我這時就又像在等候遠處來錢打發日子的人了。我想意外的事也許他們竟會給我寄一點錢來，那麼我將在字數上增加五千，表示這感謝，同時還得把挑剔的權利也給這有錢的人。是的，好歹我得忍耐，得客客氣氣的把這生意弄

好，別人已經稱我爲天才了，我實在無理由再在價錢上有所爭持。

我走到一個相熟的地方去，朋友說，你瘦了，怎麼啦？我笑。朋友說，你臉上發黑，怎麼啦？我說沒有什麼，說沒有什麼以後仍然是笑。到後我說我每天得流一次鼻血，大約流了有十天，這話倒使朋友發笑了。因爲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一人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的。我就悄然回家了，告人說這血是歪不顧忌的只是流，流過了多年，以後還得流，別人不大願意相信。我是并非要你們信以爲真來在這通信上寫這些話的。這時我就一面在用棉花抵塞一面寫這通信，說出來自然有人以爲這是一件近乎可笑的事。

我的母親，那成天以咳嗽過日子的好人，近來一到下午就發燒。我有什麼辦法！我是連安慰的話也用盡了的一個人。凡是我過去說的不能兌現的幸福太多了。如今人在發燒，意思若仍把一點

好話來作一種治療，是絕對不發生效驗的事情了。聽到那咳嗽聲音，我只想把耳孔用棉塞塞好。我又生氣。我像在等候什麼地方從天而下的一點錢，我當真是在等候的，有了錢，或者就有辦法了。但是，這錢決不會憑空飛來。應該給我錢的地方既皆無望，與我已無生意的書舖，自然更無關係了。他們在我這方面并無責任，也正像其餘路人對我一樣，我同任何一個人去說，告他們，若果我先能借一點錢，來把我一家人調理一下，到後來願意把文章用極低的價錢補數，他們也沒有承應這恩惠的必需。先生，我想到你所說的“奇變”了，一點不差。這奇變在我一家是非實現不行的。直到這時我還能從容不迫的一面拭汗一面寫這通信，假若家中忽然有一個人死去，我或者仍然將不動聲色把事情作好的。好像這話我說過一次了。我這時對於我的鎮定有了新的認識，我的心不至于為災難當前而搖動，這不搖動的創作的心，另一時，你們高興，真又可

以說是一種佳話！你們佩服我的天才，自己呢，爲這漠然坦然的心情却大大詫異。就因爲你們有理無理皆常常把我文章退回，因爲你們的做事認真，因爲你們的不兒戲，不通融以爲凡不合你們條件的全不是佳作，所以我就被訓練得如此規矩柔順了，我應當在這事上感到恥辱也不感了。

我也想過了，既然辦法一定要依樣，文章寫來非得合乎體裁顧全格調不爲功，我何妨拏一本時下有銷路的書來照抄。這樣作去我斷定是不會爲人發現的，如今的人讀書讀過這一派的書籍時另一派的卽無過問的興味，我只要稍稍聰明，加以改竄就行了。先生，買這稿件的他們，是只過問名字以及書名，其餘不再注意的。你們不消說是比他們爲高明，因爲我在任何處取不到的自由，却在你們社裏這一方面得到了。然而我把一種改本送給你們時，你們保得不因爲這名字而棄去麼？

一個人說，我這通信，完全是一種平面的圖案

的東西，從這一直一橫的反復裏可以看出喜劇的意味。這話是說對了的。若果我同時還告這些人，說我寫這通信時一面在行爲上近于野蠻的自掘，對於自己的靈魂痛加毆打，不知道他們還可以得些什麼意味。

今天想盡了方法還不能把我媽送到醫院去看。我算了一陣，看看有幾個人我可以向他開口借一點錢，算來算去竟沒有一個人。我若把這事去當一件正經事說，別人很可以有理由把牠當笑話聽。除非我這時有一部兩部稿子，走到幾個熟地方去或者還可以設一點法。我這時可是一樣沒有。我不敢想像這樣拖延下去半月以後家中將成些什麼光景。大家以愁臉相對是今天的事，到明天，恐怕還有比這更難看的樣子。那眼睛有病的哥⑤雖然眼睛還不會好，因為省錢，自己走到菜市去買小菜，回到家來，手爲一車夫的拉手觸傷，腫大了，本來脾氣極好忽然也容易無端生起氣來了。我那妹，因為

晚上同母親在一個床上睡眠，日來忽然不能吃飯，臉色蒼白，間數分鐘就咳嗽，也似乎非到醫院看看不可了。我除了還是低頭在這桌案邊把這通信補完，我能作些什麼有濟于這一家的事？這時有一百元，這一家就有了生氣，雖病者心上湧痰，亦儼然可忽告全愈。一百元，這數目，在這世界上，真是多嚇人的一個數目，也是多可笑的一個數目！我在前年的一種日記上，我就是對這樣一個數目抱着可驚的頑固想望而不能得到的人，誰知直到今年此日還在同樣情形下把這一個數目看得如此慎重！先生，我在此還起了一個不可恕的野心，我竟想就是這樣在十天中寫成我一部自序，我就可以得到有兩個一百元的款項把我的生活整頓一下……

我并不要其他我不應當得到的幸福，我也不逃避我分內的災難……只要我可以在我生存中找出一種意義，不含胡的刻苦生活是我所應當接受的賞賜。……無論什麼人的命運，不是單得到疾

病貧窮無聊而已的命運。……我寫這些寫了三行，這裏每一行是將近三十個字，每一頁字是七百到八百，十萬字是三千行或一百三十頁，眼前我對那所期望的數目，距離是如何遠近，我應當明白了。我這時，告你們說我頭又痛了，這與康健相悖的一種病痛，這過失只是我流血過多，以及守到這桌邊時間過多。先生，這當然無妨于事。我也不過當笑話說說而已。我知道明天我就應當把這個通信寄給你們，誤了期，我就把生活的依據喪失了。我在此努力，成績不在紙上也在頭上。頭是還得難受的，我一面休息一面還是繼續不輟的寫下，看看已到了十一頁，我心裏很歡喜。我也不對照一下在這一萬字上究竟說過了幾件事情，“這是通信，”“值兩塊錢~千字，”“每一月可以寫三千，”我就記到這些把牠寫下來了。到今天來寫了三個向人借錢的信，這些人全是在社會上有聲威的人，我總覺得只要一個熟人知道我這時在什麼情形下打

滾，能夠答應我一筆錢。我這通信的第三次，或者就有許多精彩的不凡的描畫，透明如冰如玉的理知，以及通脫不稽的談諧了。我這時所有只是一片模糊，這模糊使我嚇怕，我是在模糊中作着那種極愚蠢的想望，以為或者總有一個大胆的人能借我三百塊錢，讓我可以拏這一筆錢還一些賬整頓一下自己的。這信即刻又發了。

讓我算一算數：福建是一百二，這人三百，那人三百，另外那人又三百；合共是一千了。我有一千塊錢的空空洞洞希望在心上，目下作着這一千塊錢的夢既不算罪過，我還將告給那病人說至少有一半是有把握的數目。我的母親只是對我苦笑，我把這謊扯給自己受用，母親却從這些事上見出我的愚闇與天真混合。她要我莫急發信，但我同她說時這信已由我的哥丟到西門路郵筒裏了。

我想起信上我所說的怪可憐的軟弱如蠟的話，覺得十分傷心。我的信是那麼寫得明白，我的

心正如擺在紙上，但是天知道，這個信，不正同我另一時爲一個女人所寫的信一樣，看來只多加一種笑話的原料！我在把信發去以後一點鐘，就在大悔自己的獸性格所遺下的笑話種子爲如何多了。我想我將用方法否認這一件事，若果他們之中一人，因爲體面的原故，又不大好意思使我失望，用着善人態度給我三十五十時，我無論如何將擊這個錢丟到大門外去。我們一家餓死病死是不必靠什麼來賑救的，這樣活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活的辦法。我無論如何是又做了錯事了，我打我自己的頭，詛我自己。先生，我這時是只有詛我自己一個辦法的！天氣熱，我坐到這裏半天，一面流汗一面想我寫一些什麼，人是疲倦到口中也發臭了。我這時太容易生氣了，我的妹，一進房，望到那天真無滓的臉，我就想罵她。我的哥哥那眼睛這時也使我生氣，他說什麼我總不理，雖然是好好的同他說話，請他到我媽那房中坐一坐，但我的神氣，幾乎

是在喊這個人滾蛋。先生，我的哥哥他是好人，絕對的好人，他因為家中沒有了錢也像極容易發怒，但他望到我，他悄然無聲溜出了大門，走到街頭看過路車馬去了。我看到那全身為病所苦的小身材人後影，想起我同他到奉天一帶流浪情形，就哭了。

先生，你們若是有我那麼一個哥哥，你在他面前恐怕也只有流淚的一件事可做。他那沉默，他那性格，全是這一世紀不能發現第二個使人哀憫的模型。他在我這裏等待一點點船費，有了錢，他又將隻身到東北雪裏沙裏去滾了。他為甚麼不到南方軍隊中獸下，一定得到東北冰冷荒涼地方賭自己的命運，這就是這人使人流淚的性格了。說到這人，我也只好說到這裏為止了，因為我再說這個人好一點你們不能相信。天啊，為我保佑這個人，我們這殘缺的一家，是不能把這殘缺的人先失去的！

這時是天快要夜了。太陽照到牆上。太陽是如往日一般照到牆上。照到牆上的太陽是寂寞的。

麻雀在屋角飛，衙堂口買餛飩的用力打梆，木匠還在隔院釘板壁，……天一夜，這些東西都顯得很寂寞！我走到涼台上去看了一下，想到我寫的信可以在明天這時送到，明天這時別人就在這信上找着發笑的東西，我心涼了一陣。

先生，我過一禮拜再寫我那第三次通信。這時我應當放手了。我支持不來了。我喉嚨今天也極不爽快，捏抓皆無用處。……我罵我自己胡塗，實在胡塗，這通信是極不通順，你們看來決不能從這上面瞭解我這時這疲倦的心的。先生，我過一陣再寫第三次通信，你以為這樣不行，還是你點題，我執筆。爲了這生意與雜誌永久，我如其他作家一樣願意由你命題。

身上發熱，我想吃一點冰，冰沒有來，鼻血又先出來了。先生，這無用的血！但是，在這紙上是不會有紅的點滴的，血到這紙上，成爲另外一種東西了。

原书空白页

三

先生，你說照到第二次通信可不行，我明白了，我改。我是先就申明了沒有人要明白我生活的實事的。沒有人要知道疾病同血同淚，而我這通信在任何方法上總以給人快樂爲第一義。先生，你們意思我是想透了，我那樣寫着長長的通信，雖然一半是在那種情形下只能做到這樣事；但我先就想

到瑣碎是可以把我這“天才”成一種可笑的誇張，才好好寫下去的。我寫“日頭”一連寫三次，寫“流汗”則每一頁皆不缺少，這原來是我一種技術。我正要別人從我這嘮嘮叨叨中發現我是怎樣的無聊，來承受這“天才”稱呼而寫兩塊錢一千字的通信一個人！你們說，凡是看過通訊的人都笑，這就對了。我是分明知道有些人的口除了吃點心說謊以外，就須要笑的，我不慳吝這方便，我寫下這些那些，他們樂了，我的責任是盡了。“此後應當轉了方向，”你們說的話，我照辦，我就轉方向。凡是可以增加你們銷路的事我無時無刻不想到。我當然在得錢以外把幫助你們雜誌發展為一目的，在這目的上我繼續下去努力，至于價錢，先生，我說你們真太天真了，一切我并無爭持意思。其他比這個還多十倍的數目，也從不願多說一句費話，我那裏會在這個事上不愉快的道理？雖然我是好像完全要你們稿費才能維持生活，不過你不能這樣輕易

給錢，我也不想來勉強你。你的意思是一個錢不把握呢，明明白白的說，告給我明白了就夠了。你也不必多費周折又說什麼等一會兒囉，慢一點囉，趕不及囉，這完全不必。我們已經各人在日常生活應付下把生命糟塌得太過分了，何必還在這些小事上來浪費？若果你們以為我是有意無意罵了你們時，我是可以賭咒盟心的。我有這樣意思天會打我。你不信天却信黨，我也可以在國旗前發誓。先生，因為你們的誤會，我這時不客氣的來請你們再讀一遍我那通信。凡是我認為表示誠心歸伏願受調遣的地方，我都已經用墨線點出，你們不妨詳細看看，或者會有“揜髯大笑准予入夥”的一日。我不想入夥，不過願意把人家許我的擊到而已。

這十天來我告你們我做了些什麼事，這可以嗎？這不行，我就另外說。我打量在每一張紙上寫一個事情，這事情或者是我所想到的，或者是我經過的，又或者……總而言之我就寫下來罷。你們實

在不承認這通信，那這一次就算最後一次。我可以併到這裏說明白的，是我這時并無一個錢，我也將來痛痛快快的寫這通信。你不能把這個作數，那拉倒，我不要了。我要這幾個錢并不真能夠使我永久不至于挨餓，眼前的事也不是你們的錢就能應付過去。我覺得這天才不做也行。或者這出我的一時性情，但無論如何，這時節，我是睜了眼睛清清楚楚說話的。我不胡塗，不故意，只是老老實實的說。你們能夠把這個行市買我的通信，我們以後再把這生意繼續；若再打圈子做事，你把這天才給別人，我不幹了。我知道目下天才是很多的，除了你不會找不到人。先生，我話就是這樣說，一切說盡了，我因為能夠這樣痛快，今天我似乎特別歡喜。家中情形一切如昔，仍然不能禁止我高興。我的血我將儘牠流，在生一天我將爲這一家人奮鬥一天。我將在我的精力中找出一種結局。我不能使家中人就此消滅，如雪就日，也不能使我長日昏昏

如醉。我要勇敢如壯士，向生活肉搏，拚骨拚肉是
不可免的事。

說到這些話，應當是興奮時候，但是我疲倦
了，我得睡，因為昨晚上我守了我病危的母親半
夜。我這時寫我恍恍惚惚的通信，雖像說得再斬金
截鐵沒有，仍然人是非倒到床上一會兒不行了。
唉，這通信！

我睡了一會兒。天氣太熱了，簡直不行，人一
睡就流汗。先生，我先寫了些甚麼我是這時不負責
的。我這時仍然是頭暈眼花。我要好好的來整頓自
己，我各處向人借錢，就為整頓自己同家中而起。
錢呢，一個沒有得到，他們寫信回說比我還窮，話
也應是真的。就是假話，因為應付一些來得突然的
請求，每一個紳士不是都有說幾句謊話的天分麼？
我自然不怨人天，只笑自己。還未使我完全絕望的
是有了兩處答應只要我一有文章就可以得錢。價
錢不會在通信以上，我仍然也慨然答應下來了，我

如今是同人做生意，別人是這樣同我定貨，我自然不能說我是在做生意以外還有什麼。你們若以為這是笑話，我就在此來特別再說一句；我實在是同你們在此做生意，因為想到各處全是做生意，所以我才說，沒有錢，我將不幹了。

今天我不流血，就只頭暈。我媽還是發燒，這老年人一到下午全身像燃，近日越加瘦得不像樣了。我妹從織襪學校轉來又到朋友處去學英文，大約因為從朋友處談到她家天才哥哥的事，哭過來了，回家就睡，吃飯也不起床。我那哥，他眼睛好了，因為在家中獸不慣只成天走。我這幾日來不出門，因為是無衣可穿。我的衣在一禮拜前就當了，當不掉就只是那一件單衫。若是一定我得出門，則我那哥就把他那件不曾當去的衣脫下，儘我穿出去，事畢歸來再脫。我的情形到了這種樣子，我却反而沒有牢騷，不生悲憤，因為我知道這也全是空事。如何能把我這一家援起，只是靠我來振作好好

的寫六萬字小說。寫不出也得緩緩的寫好，文章寫成就好了。我的文章沒有不是在這樣無可奈何情形下逼成的，並沒有靈感，也沒有其他高尚動機。“高尚，”這兩個字只是那些上海新海派文人的事，他們平素既儀態嫺雅，喝咖啡吃點心之餘吮筆作文，自是佳作。……不說他們好了，他們是他們，我是無這說話的必需的。

先生，你說我做了什麼不妨隨時寫下，使人讀來感到真實。我寫罷，這時我曾喝了一口茶，茶放得太久，成黑色，有點苦，我想吐去不能。我的朋友來，告我無論如何在最近得把房租送清，他苦了臉搖頭走去，我就想，真想不到他也被人稱為大家，也這樣糟糕！

我再寫下罷，木匠還在敲打地板。我聽到小工在那新房頂上一面安瓦一面唱歌。我是赤膊在桌邊寫這通信，我的桌上全是灰塵。見到灰塵，我就想我自己也總是一天成爲灰塵的。我不高興了。我

打了一面鏡子，值一塊八角錢，我把鏡子打碎以後，檢了一塊有刃的留到抽屜中，我意思是預備將來作為割我的脈管自殺時用。沒有辦法到不得不自殺時，我是再不同誰商量借錢這一類事，要幹就幹的。我桌上全是各處皆賣不去的別的朋友的稿件，望到這些稿件我就笑。隔壁有人唱黛玉葬花，歡喜聽戲的人無論如何比歡喜讀書的人多，所以我桌上這些稿子就蓋上灰塵一層了。我真想把這些東西完全燒去，燒去了或者將來還反而有人對這些不曾過目的文章加以惋惜。我桌上有紅骨刀一把，為裁書用的，物為一個書舖老板所贈。還有杯一個，為另一“天才”朋友所贈。還有壺一，到先施公司買得，似乎是二塊四毛的定價。還有……

我若真能這樣寫下，這一萬字是無問題可在今天寫完的。我又想，我應當寫一點別的才是事。我寫我歡喜誰恨誰，大約許多人都願意知道。我若說出我聽過別人說的新鮮故事，這故事屬于近人，

包含了無恥的整個，有些人可以直樂得打哈哈，又有一些人就正可藉此把我大大攻擊。我是曾經被人抬舉，到後因不請這些抬舉過我的人吃點心，所以有一些人因羞成怒近來總不忘記我的。這些不要臉的人，他們還非常高興，吃完東西就批評，批評完了又吃東西。……不說這些了，有口福的上海的文人，說他也不至于使他們少吃一塊點心！

家中人聚在一起了，各無言語。我就心想，我可不可以說我最近就可以得一筆錢？我想了一陣，看到他們也像在想事情。我的哥他只會談鄉下的事。他一定要到東北去，真是去找苦。我想讓這個人去同上海白相人隊裏滾幾年，他或者可以成一個名人。他一定是能在事業上有一種成就的！我有這種信心，總覺得這人並不是劣的。但這個眼睛鼻子，耳朵，口完全有病的人，他只想一些古怪的事情，想到荒漠中去奔波，想航海，想成醫生，還有，他想他弟弟成“名人。”真是一肚子獸心事，我一見

了他就要哭。我說見了這人就想哭，是第二次了，若是我有機會提到他一百次，我仍然不至于變更我的意見。

我若是做了一個官，這個人不知歡喜到成甚麼樣子。他將成天去同人說，也許還將擊了我的什麼東西到處去報告。這人我把他無法。先生，你們讓我再說一點點就不說了，這是我的哥哥。我有理由把我這可憐的哥哥介紹給讀者，你們若真有人敢冒險能同我這哥哥熟識，你們都得相信人類是可愛的東西了。我媽也是好人，但她昨天因為掛念到我不吃飯，勸她吃也不肯吃，這好人我又把她無辦法。在不久時間內這些人都得死，才是奇怪的事！人是全都得死的。沒有死以前先老，我如今也好像老了。先生，天才的老去是笑話嗎，我故意這樣同你們說，我想從你們回答中找到真理。你們的話是真理，這是我承認的，別人也不能反對。我流血了，嚇，怪事，流得這樣多。有多久不流，這一次應當是

要多多流牠一陣的。這時我頭不暈。血發熱，使人沉悶，把血一流，人清爽了。我是不吃藥的。這理由是無錢；也因為窮人就大胆了。我是願意看看我究竟要成什麼樣子的。若是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腐爛，原是有趣味的事。我媽說，有趣味的事是小孩子過年，這個老年人還有童心，她說這個話時是同時提起“人到發燒就快了”的。我有什麼辦法？我不能生翅膀，也就不能憑空得一點錢，治理這個人的病。

我想我還是要死才好，不然無法應付一切。天才一到盡頭，他走的路還是常人的路。萬一因為我死了，大家看不過意，把我媽一筆錢，讓我這一家人反因我的死多活一陣，這事才真是好事！這樣人應當有的。總有買我書的人也翻出一點錢的。用我死來捐款，無聊的事，真可以給上海文人許多談笑資料。上海文人才真多天才！他們有人說他們什麼人的文章流麗可以作中學教本用，這廣告氣味

撲鼻的批評似乎是讚美他的朋友。好文章只是做中學教本用的，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這批評家真只有成天用點心塞口。事實呢，成天不至于，一個禮拜三次是有機會的了。這些人真是有福氣！

先生，我似乎說完了。說到這些自然是真到無話可說的情形了。我又在生氣。我以為生氣或者是一個“天才”不可缺少的脾氣。朋友朱湘也愛生氣，但他對一切有自信，我對一切無自信。他因為身體不好愛生氣，就發憤讀書。我身體壞，我就恨自己，却又不能設法把這壞身體整頓。我該的賬太多，也是容易生氣的一種理由。流血不止我又生氣。一切都像要澈底盡興。我却只想做一個夢，在夢裏把一切過去推翻。我這時就想推翻凡是我在這通信上說的一切話。我不負責，在言語同行為上都不負責。不負責。決不。無論如何不是這樣我就可以做個新人了。先生，你們是萬想不到我如何羨慕那從起碼一點做起的新人！我活下來沒有一天對當前

生活看出好意，沒有一天不覺得我做錯了人，應需要來一個相反的糾正。日子從從容容走去了，我也就在日子中把自己毀了。我于眼前只是討厭，這話下面我可加一萬的數字的符號。天氣熱，流汗，我得在同樣流汗情形中做與從前截然兩樣的人。我若把所有的賬完全忘記或完全還清，我再不同人論文章的行市，再不寫這個通信，就是新人了。

先生，我一面是想好歹得把我們的交易維持下去的辦法，一面我要做新人，一樣不幹，或者死。我高興活你們不許我活，我倒有點爲難，因爲一時改圖不易。我高興死你們可無法干涉我的。我這時就想死。大家說許多日子不吃肉了，自己不吃肉是自己知道的事，許多人這時是在吸我的血，我裝媽虎！我望到我自己是這樣瘦，簡直像有過半月不吃飯的樣子。我還是來寫這通信。先生，我說這些不是牢騷。我說的全是真話，寫通信雖不費神，是只有使我消瘦的。你們是肥了。你們賺了錢，這

當不是必須抵賴的事。你們是應當肥胖的。……奇怪，今天我聽到豬叫，據說大豬有三百斤一隻。苗裏豬是黑的，江浙也是黑豬。江浙人會做官，又會革命，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革命就做委員。過細想來也不是怪事，浙江人是聰明一點，血是有，可不流，至少每一個人都能找到不流血的方法，所以浙江人全是偉人，做大官，有錢，缺乏羞恥。無恥不算是貧，別的富有就夠了。我想到奇怪的是我到杭州，看到廟宇特別多。湖南人完完全全是十足獸子，請一百人辯護，也仍然是十全十足獸子而已。（勾掉牠呀。）

天應當落雨，落了雨，或者我隔壁的那些人就將出去玩，或者坐下來安安靜靜打牌了。雨不落，如今天氣太熱，他們像為天氣所苦，吵得太凶了。我是不能恨這些人的。不知節制自己，這些人天裏處是還很可以佩服的。一些吃飯的人！說是飯桶，他是桶，還有桶的含德。這些人只是“吃飯的人。”該

死的一隊。天不落雨我的氣運是無轉機的。

湖南人是獸子。不肯承認，如×××，（你們猜這是誰？）更是大獸子。將來共產黨專政，你瞧吧，也將仍然是浙江人坐朝登基。總之，人聰明而已，湖南人不及，廣東人也不及的。我這個話本是笑話，并非真事，我們不是近來又聽到吳佩孚有起來消息了麼？吳佩孚并不是浙江人，應是大家也明白的。至于爲甚麼因緣這人就又將出山，那是不須追問的事了。先生，這幾行你把牠除去罷，這是笑話。爲了許多原因我不知爲甚麼總愛把所說的話當成笑話。我不是已經說過，我這鼻子的病也就等于笑話了麼？我想轉湖南去，又怕他們殺我，近來殺人又不要多少理由，碰到高興，碰到不高興，我都有危險。至于爲甚麼一定有人要殺我，我是很明白的，事情很多，總而言之則是我不同他們合夥。他們也可以把我當土匪，共產黨，逃兵——給我任何一個很好的名目殺掉。人心太雜，歡喜殺戮，也不止



湖南人一省是這樣子，所以許多人住租界。我不在租界就得活巴巴餓死，還不必他們動手！你們知道不知道這幾年來湖南人的犧牲？這數目總是萬以上再加一個數目。這全是中學教育以上程度的漢子。殺死你！要殺完才對，不然過三年又有變化，建設登基都不成。若果××人真完全聰明呢，他們應當在提案上加一件殺湖南人的提議。

.....

我娘說，“我快完了，你想想法把我送回去，省得累你。”

我說“在路上壞了怎麼樣？”

那老人就笑，說，“在路上也總比在這里方便一點。”

她想若果在路上壞了，就水葬，省事省錢，完全爲我打算。我不做聲，望到這老年人眼睛是濕的。我不能說明天我就有錢了。我又不能到書舖去放賴。我向別人借錢無一處有好希望。想起這爲

我而作的可憐打算，我全身發寒。我居然想照這打算行事了。若果有路費，儘這幾個人轉身，我就這樣辦。我也恐怕他們見我將來情形，一切更不方便。我說，九妹，你不妨哭一哭，熱鬧一點。她不哭。我又說，一定得哭，將來你流淚的機會多，這時可以無限制的練習，我不笑你！我當真不笑她的，看她哭哭倒覺得這一家有一個小孩子，知道哭，能夠流淚，是難得的事。于是她真哭了，她望到我，指我鼻子，鼻子浴着鼻中淌出的血，一個有冤屈的鼻子！正這樣一家人在一個房中談話哭笑，來客了。

來就住到我這裡，是我留他住下的。很平常的事。把我那哥哥的小行軍床搬到前面去，我就伴客在我床上睡。來客以為我是闊人，至少是能夠幫忙設法略盡地主之誼的方便人。他沒有料到我是在從從容容同家中人談論到葬身問題的。我一面同客談話，一面就想我若是告這客人明後天就得死，這客人將格外開心的打哈哈了。人與人不相通

原是如此，他是可以原諒的。我原諒了他，同他談四年來他所住到的地方的一切，這些完全與我無關，到這種情形下我却反而把家中人忘記了。我只望到這為冰雪中風沙所吹的大而寬的臉盤出神。他來上海的意思我明白了，他也不想成“天才，”且竟像是羨慕我在此種種消災納福，所以把原有的收入不薄的教職棄去，奔來找機會了，這獸子，我心想，這漢子身體健壯，或者真可以來此苦十年，為新書業作一蜂子。我聽到他把意思說完，對他只有笑。我說，好罷，大家來刻苦，找出一種生存的意義，只要有耐心，這事是容易做到的。我們第一步是冬天且把飯吃過再說。說到吃飯，問他餓不餓，我哥哥把我叫下樓去了，問“米。”我說“有。”我就穿衣。我預備到四馬路去討錢。我動身了，朋友以為我事忙，以為我到別處去赴席。我走了，走到四馬路。用各樣言語全不濟事，到後是用沉默得到五塊錢的。我本來還想坐到那書舖門前一陣，因為家

中等米下鍋，我才趕忙回家。這生活同人說來真是高雅。我同客談到近于這樣的事是在上海作“天才”的必須經驗時，朋友搖頭，因此朋友就說將來或者到日本國去的話了。他是從苦難中出身的人，可是我知道他想不到一個天才在對付生活上也應具何等手腕。天下太平，天落雨了。天氣轉涼，我媽不至于氣喘，我不至於流血，一切人不至于長日流汗，真是好事情。夜裏我同那來客談做人方法，我像極懂做人，却不會做人。我脾氣是不慣與人同床，但這脾氣不爲人所知，我就與人同床了。

一夜做夢夢到打死人，逃到山上去，似乎先逃到井裏，仰天望到天空的星，且知道有人在井口下窺，開言道：“井中有人麼？”我答應說“沒有。”那人又道，“我要稿子。你若是××先生麼？在井中寫得有什麼文章，就想法把牠拋上來罷。”那人還在井邊等候，大約不回話是不行了。我說“在井中四圍是冷濕的岩，脚下是泥同水，望到井口一片天，那里

能有稿子？”那人又厲聲說道，“爲甚麼不做詩？在這樣情形下不做詩還做甚麼？我知道你這天才是偷懶！”我生了氣，不做聲。那編輯先生却不再說話，也像生了氣，走去了。

我又夢到是五個人請我吃飯，全是我認識的批評家，不知爲什麼原故，他們說要打我，我嚇醒了。

我又夢到魯迅做壽，有許多人都不遠千里而來，穿一色拜壽衣裳，成天磕頭，膝上全綁得有護膝。他們拜完了壽就聽那老頭兒說笑話演講，大家覺得比吃壽麵還好。大家說文藝復興了，唱文藝復興的歌，領班的是姓林的人。我到那裏看熱鬧，我心想，莫非有人認識我，我應當好好躲藏起來才是事。我就躲到一個肥人身後從肥人胳膊下望去，很有趣。壽堂彷彿又是北新書局，那穿制服做招待員陪席的就是北新書局那些作家，到後來聽人喊我的名字我嚇跑了。

我又夢到漲了水，淹死了四個創造社的人，同時有三個活創造社的人，坐了船到處喊“到四川路吃咖啡去！到四川路吃咖啡去！”不知不覺我也走去了。路上有水，我是赤了腳走到那裏去的。他們坐船自然先到，我上樓去時就見到那三個人坐在那偏僻地方玩紙牌，我忽然想起我沒有帶錢在身上，就又醒了。

.....

夜長夢多是實事。先生我是當真做過些夢的。做過這些好夢也無濟于事，我一醒來仍然得想起自己這一家。

我總想不出辦法把我家中有病的人好好處治一下。今天又落雨，木匠不做工，唱毛毛雨的博士在教學生的法文了，我心中還是發悶發愁。我是在追尋“真理”的，這真理是用什麼方法我可以從別人手中把我所應得到的報酬得到（？）這真理無從發明，過五天我就得死了。我說我死沒有恐嚇你們

意思，這並非你們應牽連的事。我想起在四川小河裏船上時我對於生死的感覺，我那時還不到十七歲，因為軍隊移防，坐船過川東，到一個忘了名字的地方，天黑了，日頭沉了，船傍到泥灘，我望到起了霧的水面發愁，就想跳下水去。在那時若我真下了獸勁，則十年來許多事全與我無關，不必說還與你們在今日作編輯的人做生意了。我另外一些時節也能想到死的，都不能做到，正如寫文章一樣，我並不會認真寫過一本書。這不認真又彷彿是抖氣，太不值錢，我所以沒有這認真趣味了。我這時是又有點悔當時不勇敢跳到長潭裏去的。這時過細想想，我不能決心，還是有所愛。我憎目前却愛遠處，所以我想得到許多不必想的事。先生，這些話若你看得懂，那你真是聰明人了。我自己是不大懂的，因為我想到什麼說什麼。我這時又想到肥大漢子，肥得要不得，大約吃點心過多的人都是這樣。

我到了那與我有生意的書鋪，說要錢，不得，

可不行。“怎麼樣不行？”那辦事人雖不說話，神氣就是這樣子。我望望這個人，我就彷彿軟弱了，但想哭。我說，“凡是應得的我就要，別的無話。”他仍然不作聲，神氣却像在說，“一個錢也不行別無可答。”我真軟下來了。我就坐到那書店門前看小報，我記起舊約上的約珥——以西結——保羅……管他是誰，好像有這樣一個人，失了意，被人欺侮了，坐到沙裏用手抓髮的情形。我不抓髮，只看報。報上說日來打仗用軍費六千四百萬，經手人自己向銀行家報告的，這像做大生意，股本大自然無害于事。看了兩份小報，街上走路人的泥濘到我臉上，一個天才他就是那麼全不動火的站起身來走回家去。住在我家裏的那客人他是不會想到做天才得有這些耐心的。我回來也不同意說及，也不言不笑，把抽屜拉開了，我望見鏡片。先生，放心，這裏還不到字數，我不至于自殺的。雖充滿了無聊，我還是坐到這裏把我生活思想的片斷巨細無遺抄下。

我一面還在同客人說笑，一面是打量到這通信應當如何用我本身的行為來作一結束。

街上仍是仍然同樣人多。我就是死了，也仍然大家快樂的過着日子。我媽她說還是回去好，要我設法。我答應這法就設。我真去設法。沒有的事。我若有勇氣，先生，我決對做我這時想做的事情。買一瓶毒藥，大家一喝全了事。我說這個大話也說倦了。我因為說厭倦了這話，才聞到我身上汗衣的不良氣味，該死的，這也無辦法。十年前我就是這們樣子，汗衣只一件，到洗時，衣不乾，不能下樓吃飯，就不吃。如今已成“天才”多日了，倒并無多大變化。這使我明白他們在我面前掩鼻的理由了。“倘若乾淨呢，不是天才也無妨。”哈，我這個人！我能夠這樣取笑別人麼？

我一面寫字一面打盹。我不能放棄一分鐘。我在此是寫“天才”的通信！木匠打起來，我又不能安靜了。天底下的事都互相牽絆，我恨這些人吵了我，

這些人可不知道，別人總也有恨我的，我也不知道。朋友不說話，但不走。我想睡，他一定要我說了以後才會出去的，我偏又不說。我擔心別人疑我是故意疎慢。待人是應當好一點的，這是義務，無所取償，總之是應當好一點。我是不能做壞人的，又不願做好人，連時時刻刻自己也加以仇視，這樣的我說是不願有人來，這也不為過分罷。連家中人都想殺死，再不能于友人有所應對，這聰明的友人也總不至于不歡罷。然而假使這時朋友知道了我的心情，他仍然得不滿意，因為他可以從行動上察出我對客人的厭倦，却不能察出我這無聊的心。北京路有舊馬達賣，有錢，買一馬達裝到船上去，我去船上討生活，是可以逃避一切負重與一切糾纏的。看報上有馬戲玩，玩馬戲的人大約很快樂，不至于像我這樣為難了。

我又想，為甚麼不故意來同家人大吵一架，再乘此跑出或者因這一股氣就跳到黃浦江去。我是

并不放過這吵架的機會的，可是一家人在患難中總嚷不起來。越窮，家中人越和氣，似乎都相信互相勉勵就可以支持這局面轉到光明。我抖氣索性同家中人更好一點，同客人也更親密一點，把日子打發走了。

天氣熱，人要流汗，我就想到流汗。天氣轉涼，有雨落，見到雨，我也就想雨。許多時候的雨都可以慢慢想起，想起心裏又極不耐煩。我只能不想，談話，勞作，笑，流血。流鼻血時我的的確確只能把棉花抵鼻孔，不想其他事的。先生，你們覺得這是對不對？我以為我不是成天睡就成天做事，這應當對。我的客他是曾經成天做事過來的，如今只成天睡。說這個才真無聊，我實在不想說下去了。

.....

我媽暈到妹身上兩次，我不悲哀，這人可以死得了。我哥對我很可憐，似乎見到我這未完的通信。我想告他，這是兩塊錢一千字的事，寫這樣比

寫別的還是一樣拏錢，也一樣得費神，一樣無聊，他耳朵好像只願意聽別人誇獎他弟弟是“天才，”除此以外他覺得應當有一點錢，此外不聞不問了。這有德行的人，真也只有餓死！

我仍然坐到那大路上去的，我看車子。我人又不發瘋，我對這眼前事着甚麼急？我回去，見到妹眼睛紅腫，很美，這人命運不及別的女孩子的好，作了這一家的人！

.....

在燈下我做了獸事了，第三次才有血出來，并不甚痛。這裏只寫到十二頁爲止，若明早上我還能拏筆，必定還寫一點今夜的事。先生，告別了，這時他們在唱可憐的秋香，世界上的事真怪，他們唱到第三次還有精神繼續唱下！我好像是在做夢，聽到我哥來敲門，只裝已睡熟了，這好人還要我安安靜靜的睡一晚！明天那住在我這裏的客，回來時會吃一驚，你們看到這裏也會吃一驚。但是：先生，一

切完了，一個平常的結局。燈芯一捻，熄了。